

目 录

三个女秘书.....	(1)
慧梅出嫁	(69)
三打桃花.....	(111)
乱世佳人.....	(165)
二女争夫.....	(213)
悲喜泪.....	(269)
丽人传.....	(329)
后 记.....	(405)

三个女秘书

(多场次话剧)

人 物 表

白秘书——女，20岁出头。

红秘书——女，20岁出头，白秘书的高中同学。

蓝秘书——女，20岁出头，白、红秘书的高中同学。

蓝局长——40多岁，蓝秘书的爸爸。

吴芬芬——大龄青年，蓝局长的女朋友。

刘 总——男，50多岁。

老 于——男，60多岁。

王县长——男，50岁。

老干部——男，70岁。

擦鞋仔——20多岁。

老 李——劳改场场长。

老 方——打捞局的。

刘婆、公安、机器人等。

序 幕

舞台一片漆黑。一束白光照着一位俯身背向观众、身穿白衣裙的姑娘——白秘书。她原是戏剧作者，现在是剧中刘总经理的女秘书，本剧作者之一。

黑天幕上的点点星光凝聚成两个大字：“法庭”。

深沉的画外音：“姑娘，你站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白秘书仰起头，转身面向观众：“法官同志，有人说我写的这个戏有问题，我想不通，特来向法庭投诉！”

画外音：“姑娘，文艺作品问题，经济法庭不予受理，要告状，请去文艺法庭！”

“文艺法庭？”白秘书思索着。

画外音：“噢！文艺法庭还没有成立，找不到地皮建办公楼，编制和经费也没着落。”

白秘书：“投诉无门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画外音：“公道在人心。姑娘，把你写的戏试排出来给观众看看，让大家去评论评论，好吗？”

白秘书哭笑不得：“天呀，我的戏刚刚写出来，有人听说戏里有批评干部的台词，就说不行。谁肯试排？”

画外音：“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，见义勇为的人多。不是说好些剧团演员闲着没戏排吗？你去求求他们，也许……”

白秘书走到舞台前：“同志们，朋友们，你们说，真的到处都有那么多见义勇为的人吗？昨晚，我在街上被人抢走了手提包，不管我怎样呼喊捉贼，就是没有人来帮忙……。你们说好些演员闲着没戏排，他们是谁？”

“我们！我们！”随着响亮的回答声从台左走出几个演员。

白秘书转身一看，惊喜地：“你们愿意演我这个戏？”打量后：

“就你们几位?”

“还有我们，我们!”随着激昂的回答声从台右走出几个演员。

白秘书转身细看，感动地：“你们?……”

演员中，一个相貌堂堂、身穿绒军装、约莫五十岁的人站了出来：“我扮演戏里的刘总经理，像吗?”

“像，像，……”白秘书走近上下打量他。

“我想扮演戏里的蓝局长，第三梯队，新提拔上来的!”在演员中，一个肥头鼠眼、西装革履的中年人站到她背后：“你看我这个打扮行不行?”

白秘书转头看看：“行，行!我写的这位局长，你不止外表像，骨子里也行，你一定能演得形神兼备!”

“我演他的未婚妻，可以吗?”一个大女青年匆匆走出来说。

“可以，可以。”白秘书一想，问：“他刚离婚，你是个黄花闺女，为什么爱他?”

“我也说不清楚。”

“太好了!你对人物的理解很深，她就是要说不清楚!”白秘书说。

一个满脸皱纹像农村干部的人站出来：“我演王县长，怎么样?”

一个近五十岁穿工作服的人站出来：“我演打捞局老方，如何?”

一个四十来岁、干部打扮者站出来：“我演劳改场的老李!”

一个老态龙钟穿戴不中不西的干部站出来：“我演那个老子!”

一个瘸子一拐一拐地站出来：“我演擦鞋仔!”

“行，行!太好了，太好了!太谢谢你们了!谢谢，谢谢，谢谢!”白秘书诚恳地向他们三鞠躬。忽然想到：“啊，对了，戏里还有三个重要角色，红秘书，白秘书，蓝秘书，这三个女秘书谁来演?如果这三个女秘书有人演，这台戏就可演成了!”

“我演一个!”穿蓝衣裙的女演员举手后走到台前。

“我演一个!”穿红衣裙的女演员举手后走到台前。

白秘书高兴不已，走上去握着穿蓝衣裙姑娘的手：“谢谢你演蓝秘书!”又走去和穿红衣裙的姑娘握手，“谢谢你演红秘书!”回头看左右两边的演员都已站了出来，想想，焦急地问观众：“还有一个白秘书，谁演?”

众口一词：“你!”

白秘书：“我?”

舞台上只剩下一束光照着白秘书。这束光在深沉的音乐声中慢慢暗灭。

蓝局长家的客厅。现代化陈设一应俱全。

蓝蓝带着白秘书、红秘书进来：“请坐，请坐！”一边去拉开冰箱拿饮料，一边说。“高中毕业三年，各奔前程，今日难得偶遇，我们好好谈谈！”给她们倒饮料。

红秘书：“蓝蓝，搬新居都不说一声？”

“这有什么好说的？爸爸新上任当局长，自然分新房，购买新家具，很快还要娶新老婆喽！”蓝蓝的不满情绪流露于表。

白秘书：“你爸爸和妈妈离了婚？”

“性格不合，早离比晚离强！”蓝蓝转话题，“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我们说说别的好不好？”眼珠一转，“很想向两位老同学请教，你们走向社会三年，对做人有什么体会？”

红秘书想了一会，说：“政治风云变幻莫测，为了安生世上，我做人的格言是两个字：被动！”

“被动？”蓝蓝问。

红秘书接着说：“当今世界里，被动最安全。抛头露角，想当领导，当英雄模范，明枪暗箭防不胜防；被动，就算干坏事，胁从不问。总之，一切不主动，等于终身买保险。对我们女人来说，即使强奸了男人，法办的也还是男人！”

白秘书：“有性格！”

蓝蓝：“没头脑！”

白秘书：“伟大作家歌德说过，谁不能主宰自己，永远是一个奴隶！”

蓝蓝接着说：“被动做人，忍辱偷生，不如早点死去！”语带激动地，“我知道，小红你过去在学校最爱哭，一哭老师便同情你，指责惹你哭的人。现在，你生活的是社会，不是学校，不要说哭，不明不白的死，也没人可怜你！”

红秘书：“你有什么高招？”

蓝蓝直言不讳：“我做人的格言也是两个字——自由！”解析说，“人，有自由才能自爱，才能自强！一棵小树，让它自由接受阳光雨露，无拘无束地成长，一定正直、茁壮，顶天立地。相反，如果在夹缝中求生存，被石头压着生长，结果必然发育不全，弯腰驼背！”

红秘书忍不住：“你当出租汽车司机，觉得很自由吗？”

蓝蓝：“当初考司机时我是这样想的，现在……”

红、白：“现在怎样？”

蓝蓝：“难呀！中央的开放改革政策像太阳，照到哪里哪里亮。可我们单位的政策像月亮，初一、十五不一样！”众笑，接着说：“一会儿承包，一会儿说司机赚钱太多，又改变政策。如今，千多千少一个样，除了工资，每月奖金‘大团结’两、三张！”

红秘书：“你又觉得不自由？”

“对！”蓝蓝说，“最近，我想找新的工作。我认为，人无自由，束手绑脚，一流人才也变九流！天才不变蠢才也变奴才！”

“高论，高论！”白秘书高兴地，“士别三日，对你真要刮目相看了！”

蓝蓝对白秘书：“老同学，剧作家，你不要赞我，你是灵魂工程师，你做人有什么法宝？”

白秘书冲口而出：“我做人的方针也是两个字：互利。”接着说，“我反对损人利己，但我接受不了‘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’。我主张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是互利，互利才能融洽、和谐，不会勾心斗角、争权夺利，互利才能团结友爱，才能最大限度创造物

质和精神财富，大家分享果实！”

蓝蓝突然问：“互利，会不会被人误解为互相利用？”

“互相利用有什么不好？”白秘书说，“比如以你之长补我之短，我的多余补你的不足！”

“对！”蓝蓝说，“我承包开车，多为乘客服务，公司多赚钱，我也收入多，就是互利！”

白秘书：“我为剧团写好戏，观众欢迎，剧团的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都好，我得到荣誉和稿酬，也是互利！比方说，最近经商之风大盛，我想赚钱，想写个英雄的总经理，他得到歌颂，我得到名声！”

“最好去当总经理的秘书，还可以得到奖金！”红秘书对蓝蓝说，“她的互利与你的自由有没有矛盾？比如你开车不能冲红灯，不自由吧！如果容许你冲红灯，交通安全便成问题了！”

白秘书：“没有矛盾。蓝蓝说的自由，不是在侵犯、损害别人的自由中取得，而是指在社会里寻找发挥个人天才和积极性的最佳位置！”

吴芬芬手提鱼、肉、菜、酒匆匆进来：“蓝蓝，今天这么早下班了？”

“政策变了，干多干少一个样，遇上两位老同学，请她们来家聊天！”蓝蓝站起，“我来介绍一下，吴阿姨是我爸爸局里属下公司的经理，女强人。”指指红、白，“她们是我高中时的同学。吴阿姨，爸爸今天请客？”

吴芬芬：“他说，他在部队时的老首长从北方来，要请老首长吃餐饭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蓝蓝对红、白，“相请不如偶遇，你们留下一起聚餐！”

红秘书：“不了，我们在，会妨碍你们家的自由！”

蓝蓝对红：“你不能‘被动’一下？”

白秘书开玩笑：“留下我白吃，不是互利，对你也不利！”向红，“我们走吧！”

蓝蓝：“那……我送你们回家！”

白秘书：“你帮吴阿姨做饭吧，我们又不是首长，又没有小汽车接送，何必劳驾送客！”

红秘书拉着白秘书：“蓝蓝，再见！”急急离去。

蓝蓝看看吴芬芬手提那么多鱼肉：“请一位老首长吃饭，买这么多菜？”

吴芬芬：“同来的还有一位北方一间大公司的总经理，听说还是做大生意的。”

蓝蓝立即悟到：“啊，我懂了！老首长，向上爬的云梯；总经理，发大财的门槛。应该请，值得大摆筵席！”帮吴把东西放好。

吴芬芬：“蓝蓝，恕我多嘴，你爸爸叫我劝劝你，把说话带刺的脾气改一改。”

蓝蓝：“改不了，这是妈妈的遗传因子，就因为这个，妈妈与他离了婚。我也早有准备，说不定哪一天他把我赶走！”

吴芬芬一怔：“蓝蓝，是不是对我——吴阿姨有意见？”

蓝蓝坦诚地：“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觉得你是个大好人，不过，我劝你也不要太迁就爸爸。”关心体贴地，“吴阿姨，你和我爸为什么还不结婚？”

“这……”吴芬芬说，“我要做饭了，你休息一下吧！”提鱼、肉、菜下厨房。

蓝局长匆匆进来：“蓝蓝又说我什么坏话了？”

蓝蓝：“要我重复一次吗？我问吴阿姨为什么还不和你登记结婚！”

蓝局长：“你不反对？”

“反对？”蓝蓝说，“婚姻自由，谁敢反对？我不止拥护中国婚姻法，外国有些婚姻制度我也能接受。比如马拉松式恋爱，柏拉

图式相思，不问姓名的试婚，凑合的夫妻，合同的伴侣，我看各有优缺点，可任人选择。”

蓝局长不满地：“你从哪里学来这乱七八糟的东西?!”

蓝蓝：“从古中外的书本里看来的，从悲欢离合的现实里想到的!”接着说，“现在中国人喜欢讲爱情基础，你和妈妈谈了四、五年恋爱才结婚，够有基础吧，为什么离婚?外国有一对合同夫妻，三年合同的不断伸延，如今已有六十五年了，相处得非常幸福。还有，爷爷和奶奶吵架几十年，可以说是凑合吧，可奶奶有病，爷爷寸步不离侍候床前，细心、周到、情长!”

蓝局长插一句：“你还很有研究?!”

蓝蓝：“总之，恋爱婚姻是复杂的，一种模式，一种规范，绝不会带给千家万户幸福。我这种观点，大概和恩格斯的恋爱、婚姻、家庭观没有什么矛盾吧!”

蓝局长又插一句：“思想很解放呀!”

蓝蓝：“是党的开放改革政策使我增长了知识，青年人有责任对历史和现实许多问题进行思考。”

蓝局长：“思考我不反对，我最担心你说话带刺，口不择言，在单位里得罪领导!”

“有些领导非得罪不可!”蓝蓝说，“昨天我们学习，讨论现代文明，有一位老革命副经理参加，我请问他什么叫现代文明，你猜他怎么回答?他说：‘这太简单了，现代文明不就是延安作风、南泥湾精神!’你说好笑不好笑?”

蓝局长紧张地：“你笑他了?”

蓝蓝：“我笑不出来，我为他脸红!”接着说，“这样的领导，能为现代化干些什么?”

蓝局长：“思想是保守一点。”

“保守一点?”蓝蓝说，“按照他的思想，根本不应搞小汽车租赁公司，大家都不该坐出租小汽车，要办事，包括港澳同胞，都

应该走路或者骑小毛驴！”

音乐门铃响。

“客人来了！”蓝局长说，“蓝蓝，你快去帮吴阿姨做菜！”

蓝蓝走进厨房，蓝局长整理一下衣装，准备开门迎客。

蓝局长满脸笑容去开门，见迎面进来的是个瘸子擦鞋仔，脸一沉：“你找谁？”

擦鞋仔：“请问，一位刘总经理来过吗？”

蓝局长：“还没有。”一想，反问：“你是他……”

擦鞋仔：“没有什么，刚才我为他擦鞋，给多了钱，我送还给他。”

蓝局长惊奇地：“你……这品德高啊！”

擦鞋仔：“刘总经理品德更高，可能见我们这些擦鞋仔可怜，慷慨相助！打扰了，再见！”急忙一拐一拐地走。下。

马路旁路灯下。

擦鞋仔：“诸位，你们都看到了，我是个擦鞋仔。但你们不了解，我是个没有户口的‘非洲黑人’。中国人怎么没户口？我坦白告诉大家，我原是东北一个小镇的工人，因为打钱包和赌博，被送去吃四两——劳教，取消了户口；前一阵子我逃了出来，跑来广州，广州自然不会给我入户口，我不就是黑人黑户了？！来到广州，这里跑跑，那里看看，和咱东北比，真是另外一个世界。看，高高的洋楼，小小的洋车，到处都是洋货，洋伞、洋衫、洋裤、洋鞋、洋袜、洋胸罩、洋内裤，还有洋钞票，连公园里一对对男女抱着亲嘴也学洋的。嗨，你们洋我也不土，别看我擦鞋仔整天吃灰尘、闻臭脚，低人十三等，可看世界、捞世界我不比神仙皇帝差。比方说，谁把穿着的皮鞋往我眼前一伸，我立即能断定他的斤两。他官拜几品，是在位的，有权的，没权的，离休的，退居二线的，还是梯队的；还有，是真华侨，还是假华侨，是一帆风顺，还是官场、商场、情场失意的。甚至，你家里存款有几位数字，你的先生、太太是美是丑，擦完鞋去参加宴会，谈生意，还是去会情人，……。真是那么灵验？在座的诸位倘若不信，不妨当面一试！”蹲下准备开档，“哪位先生、太太、小姐擦鞋，请来！”

穿一身半新绒军装的刘总早已站在一旁，擦鞋仔蹲下，刘总把脚伸到他眼前，擦鞋仔没有仰面看人，托着眼前的脚拉到舞台前对观众说。

擦鞋仔：“你们看，这皮鞋新款但不合穿，不是偷来的也是特

价买的，新鞋还要上油，准是想炫耀自己，欺骗他人，求官是假，谋财是真。此人一定是个大骗——”

刘总：“大骗什么？！”一脚踢过去。

擦鞋仔：“大片商场的大老板！”仰倒，一看，“啊，是刘总来，我帮你擦擦。”

刘总：“赶时间，快擦几下就行，小伙计，广州大厦催房租了。”

擦鞋仔边擦边说：“找不到钱，赴宴误点了？”

刘总：“为了搞到这套军装浪费了老子几小时，喂，‘万宝路’呢？”

擦鞋仔从口袋拿出万宝路香烟：“早给您准备好了，刚才我去了趟蓝局长家。”

刘总一怔：“什么，你见到了蓝局长？”

擦鞋仔：“放心，我尽为您涂脂抹粉，说你擦鞋多给了钱，我是来送钱的，他还夸你品德高尚。”

刘总高兴地拍他肩：“你小子真多计，够哥们！”

擦鞋仔：“小意思！等你财运亨通，别忘了弟兄就行了！”

刘总：“放心吧！有我一碗，少不了你一勺！”

蓝局长家饭厅，在矮桌席上，除了蓝局长、吴芬芬、蓝蓝外，还有刘总、老干部和王县长。

大家已喝得半醉，吃得半饱。

蓝局长举起杯：“为了老首长的健康，为了刘总生意兴隆，为了王县长的开发公司兴旺发达，我们再干一杯！”

众举杯一饮而尽。

老于：“我离休以来今天最高兴，是党的开放政策使我能发挥余热，当了烟台一个公司的顾问，每月给我二百元是小事，能结识这么多能人，还能来广州见识见识，这次又有幸在旅途上认识了北方公司的刘总，真是太难得了！”向蓝局长，“小蓝呀，你当局长了，你做生意碰到困难，可请刘总帮忙啊！”

蓝局长：“在老首长面前不怕说，我不会经商，做几单生意欠了三十几万债，现在走投无路。”

刘总：“做生意就像打仗，没有常胜将军。亏个三几十万是小事。我和日本的一家公司签订了二十万吨钢材的合同，拨两千吨给你，捞它一百万回来不成问题！”

蓝局长：“真的？”

老于：“小蓝局长，你今天遇贵人，又时来运转了！”

蓝蓝早已站在一旁，冷冷插话：“外国有个格言：真正的幸运者不是当官戴帽，而是一旦觉得帽子不合戴时，赶快除下来！”

老于：“和你爸爸开玩笑，还引经据典，又幽默，一定是大学毕业吧！”

蓝蓝斜老于一眼：“外国还有句格言：做人，该离座应早日回家休息！”

老于改笑为怒：“你讽刺我？”

蓝局长瞪蓝蓝一眼：“你胡说些什么？”

“蓝局长，你这位千金肚子里有墨水，长得很有灵气，才貌双全啊！”刘总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份东西给蓝局长，“你看看这份合同！”

蓝局长看了又看，从疑惑到明白：“刘总，你拿错了吧，这份是你招红小姐当秘书的合同。”

刘总：“对不起，拿错了！”取回，换一份给蓝局长。

蓝局长接看后：“太好了，真的给我两千吨？”

刘总：“小意思，付人民币就行。你公司有什么剩余商品我还可以帮你推销。”

老于：“小蓝，高兴吧？”

刘总：“我们公司这次与外商签合约的还有铝锭、兔毛。党的开放政策好呀，这儿单，我们又可赚几千万元呀！”

王县长听了垂涎三尺：“我们开了个毛纺厂，兔毛能否照顾一点？”

刘总：“给外汇？”

王县长：“就是没外汇。给一、两吨，付人民币，怎样？”

刘总：“小意思，按牌价付人民币吧！不过，最好给点现金，以便我在广州应酬。”

王县长：“好说，我们小县拿现金比广州方便得多！”

吴芬芬：“大家快喝吧，吃吧，菜都凉了！”

老于：“芬芬，你做菜的手艺高啊，样样菜都有新鲜感，色、味、香，还多了个新字！”

蓝蓝话里有话：“我们这个家呀，除了我和爸爸是原来旧的，一切都是新的了！”

老于糊里糊涂：“这句话没有说错，看，新彩电，新冰箱，新沙发，新……”没话找话说，“对，刘总，你那个红小姐也是新秘书吧。”

刘总：“是刚刚招聘的，因为业务比较多，我准备……”看了一眼蓝蓝：“我还准备招聘两个秘书？”

蓝蓝：“都要女的？”

老于：“女的比较细心嘛！”

刘总瞪着蓝蓝：“男女不拘，只要博学多才，谈吐有趣，总合我意就行，待遇优厚。”

蓝蓝：“急着要人？”

刘总：“明天开始招，有合适的人选，请到广州大厦 605、606 号房面谈，那是我们公司驻广州办事处。”